

岁月漫记

与词作家晓光的相聚

吴宝三

提起陈晓光的名字,许多人可能不太熟悉,可提起著名词作家晓光,定然皆会说出由他创作的歌曲《在希望的田野上》。这首歌曾荣获1986年全国当代青年喜爱的歌曲奖,1988年新时期十年优秀歌曲奖。他创作的《那就是我》,亦深受广大歌迷喜爱。这两首歌,被选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音乐教材。而他写的另一首歌《光荣属于亚细亚》,被亚奥理事会选为永久性会歌。他曾在“莫斯科作曲家之家”,举办了题为“发现中国的中国歌曲的百年”专题讲座。

陈晓光，笔名晓光，河北景县人，发表诗歌近千首，结集出版《黄河上的太阳——晓光词作歌曲集》《晓光歌词选集》等，曾担任大型音乐舞蹈史诗《复兴之路》总指挥，历任《词刊》主编，中国文联副主席、文化部副部长。那一年，乔羽、张士燮、晓光、王酩、凯传、钟立民等著名词曲作家到江南采风，我亦忝列其中，同他们朝夕相处，大家一起讨论歌曲，畅叙友情，过得十分愉快。

当时,我的一首歌《我爱你,勒勒车》由佟铁鑫演唱,录入盒式带,被几家电台选为每周一歌。尽管如

此,我仍想将这首歌的歌词在《词刊》上发表一下,就和时任主编的晓光讲了。晓光认真看过后,犹豫再三,终未刊出。对此事我一直耿耿于怀,现在回头来看,未发表值得庆幸,因为实在不是上乘之作。

翌年秋季，成立全国林业文联，晓光代表中国文联到会祝贺，我们在北京丰台见了一面。过了一年，我们又在哈尔滨见面了。他没有一点副部级官员的架子，风趣地对我说：“当年兴城一别，多年未见，这两年每年都能见上一次，用当下小品中的一句话说，这是缘分啊！”

在一次会议休息期间,我和晓光在驻地前厅交谈,著名词作家王德(《我爱你,塞北的雪》《北大荒人的歌》的词作者)走了过来,说前几天看到我在《黑龙江日报》副刊上发表了回忆王酩的一篇散文。突然,晓光脸色骤变,心情沉重地说,王酩昨天去世了!他要乘中午的班机,赶回北京送王酩一程。大家都说,未曾料到,这篇文章竟成了为王酩送行的祭文。翌年,王酩歌曲集出版,晓光撰写了饱含深情的序言,读后令人动容。



1998年,本文作者(右)与词作家晓光在哈尔滨友谊宫。

作为全国政协常委的晓光，曾到过黑龙江省牡丹江林区考察，对大森林充满眷恋之情。我邀请他去看一看红松的故乡，并即兴念了几句诗人郭小川当年在伊春创作的《祝酒歌》，“小兴安岭的山，雷打不碎，汤旺河的水，百折不回。”晓光也诗兴大发，接着背诵了郭小川《青松歌》中的诗句，“能做擎天的柱，就做擎天的柱，能做摇船的橹，就做摇船的橹，活着时为好日月欢呼，倒下时把新世界建筑……”他当时的神情那么专注，那么认真，我有理由相信，他一定会创作出讴歌黑土地、讴歌林海雪原的力作！

光影记忆

马三立先生带队慰问演出

张 启



1991年，我在天津武警三支队任副政委，那时候提倡部队和地方开展军（警）民共建，于是经常组织一些军（警）民联谊活动。

有一次,天津市政协组织了一场到我们基层支队的演出活动,由相声泰斗马三立先生带队。在部队大院,官兵们欣赏了

儿，这次慰问演出极大地鼓舞了部队的士气。这张照片是演出后部分干部、战士和演员们的合影，第三排左四就是我。由于工作需要，1994年我转业到天津原商检局工作，此后机构改革又归属了海关。三十多年过去了，每当翻阅相册看到这张照片，当时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。

一场高水平的文艺演出,有相声,有歌舞,有乐器演奏,马老接连说了“斗你玩儿”“挠挠”等五、六段脍炙人口的单口相声小段

征稿启事:如果您有记录昔日生活中精彩瞬间的老照片,可配上文字说明,发至邮箱
lnsbxxy@163.com

少年时期,我做过两次小买卖,至今仍清晰地印在我的记忆中。

读初中时,我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是夏季收集蝉蛻。蝉蛻是一味中药,洗净晒干后可以卖给药店换钱。每天天刚亮,我们就争先恐后地去各家各户的房前屋后寻找蝉蛻,上学、放学路上也就是一路到处搜求。如果下过雨,那就更方便了,刚褪下的蝉蛻很多都被风吹雨打掉落在地上,我们一路拾取带回家就行。

收集回来的蝉蛻，要洗淨曬干。等到秋天，我和小伙伴们才相约一起去县城卖给药店。曬干的蝉蛻大约100个一两，我和小伙伴们平时得空就在家反反复复地数，互相比較，看谁收获得多。

有一年我收集的蝉蛻最多，得有两斤多。我和几个小伙伴结伴渡船去县城的药店去卖，共卖了四块多钱。一高兴，慷慨地买了一个西瓜和小头准备渡船回家时，其他小伙伴要饼，我也随着他们买了两个带回家。经花了一元多，只剩三元钱让母亲保住，母亲批评道：“你花钱也太大手了，或者买学习用品不好吗？”仔细想想辛辛苦几个月才积累起来的几千个钱，我一会儿工夫就花去三分之一。

还有一次,我与母亲一起上街卖菜。上世纪70年代中期,村民家里自留地的菜可以隔三差五上街售卖,换回油盐酱醋之类的生活用品。我们村的村民去城里卖菜一般从两个地点过江,一个是距离我家较近的码头——一个是距离村子很远的渡口,对面是一个名叫扫把沟的集镇。

那一次，母亲带着我，随几个村民一道去扫把沟卖菜。扫把沟有发电厂、有色冶炼厂等大型企业，市场菜价比县城略高。不巧的是，出发前一天晚上下了雨，天还没亮我们就启程，出发时雨虽然停了，谁知走到半道，毛毛细雨又淅淅沥沥下了起来。我本来就瘦弱，虽然让我挑的只是两个菜篮子，里面的菜也不是太多太重，但我走在路上还是越来越吃力，下起毛毛细雨，越走感觉担子越重，走不了几百米就要停下休息。母亲和几个村民一会儿在前面赶路，一会儿停下等我。就这样走走停停，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赶到江边。

过江到扫把沟菜市场,大约两个小时不到,菜就卖完了。母亲给我钱让我去买油条吃,顺便称十斤盐带回家。我记得很清楚,盐是一毛四分钱一斤,我花了一元四角买了十斤盐,坐上船准备返回时,母亲才问我买盐花了多少钱。我如实说付了一元四角,母亲说,来这里买盐就是因为每斤便宜一分钱,十斤可以节约一毛钱。她一个劲儿地责怪自己当时没有和我说清楚。

此事母亲一直没再提，而我却在心里懊恼了好几天。不是在乎那多付的一毛钱，而是忘不了那天，我们冒着毛毛细雨，挑着重担，迈着艰难的步伐，一步一步走向渡口，再走向扫把沟菜市场的过程。

往事渐渐远去,但少年时期经历过的平凡琐事,有些已经刻在了我的心灵之中,融入了我的血脉之内,让我终生难忘。

百姓春秋

王祥龙

儿时两次做买卖

